

二十年

。梁放

八九年五月間，路經英埠，想起你。
中學時代，回鄉路上，公共汽車總在那兒
片刻停留。印象最深刻的是蜿蜒延延的魯巴河
直從那排店屋前流過。任何時候，河床總是那
麼低，河水潤潤，隔世似的，洪潮至此，只漾
着一道漣漪。
如今，河水何以變成如此離離、如此濁黃
？雖然，迎面的仍是醉人的輕風，臨水自願的
也仍是開得如此燦爛的風風木。是風，是花，
它們一點也不顯老，在那靜寂的小山城。
舊雨不再。留在鐘上的，據說，僅有你。
一一她的孩子已很高大！
怎不呢？都快二十年。二十年？！
一一往前走，前面第五排第三間就是了。
在你的門口，往裡探頭，不免遲疑起來。
發着嗎？回首處，盡是一片迷霧；舊事竟如此
湮遠，遺棄。找幾個各散西東的故知的近況
引發話題嗎？
自己與大夥兒的音訊早已全然斷切。記得有那
麼一回，多年不謀面的老同學，搔着頭，再也
忍不住：

「多瑪士是誰？我真的忘了！」
恍然頓悟，認識他倆的僅是一時忘情的自
己。也該曾有過多少回？朋友的朋友，與自己
也一樣牽不上一游絲的聯系。
熟食店內，要吃的仍是當年路過時愛吃的
肉麵，沒忘記的是那捲進麵裡的一點醋味。店
主人仍然一樣年青，連灶上那盞着醬油的小燈
子，一樣別緻討喜，一樣在標標中散發一股說
不盡的現代。女主人在切着蒜苗，香脆的乾魚
脯，在炒熱的蔬菜上撒它一小把，說除了級盤
，增添的更有一番特殊的風味。似幻似真，流
逝過的歲月，曾有過幾許陽春白雪，知不知覺
，或也已為生命歷程上抹詩情與畫意。日
子，任誰也沒有白過呵。
要記的是那條多次在夢中流過的魯巴河。
河岸走線，全在記憶外。
那株鳳凰木，盡管如此燦爛，却已忘記是
粉紅，還是淡紫。
或許，或許兩者都不是。
是夢是真，路過英埠，曾想起你。
20/5/91夜

我走過唐人街，輕輕

。桑木

清晨，我走過唐人街
輕輕
餐館和酒廊仍在相擁昨夜的夢魂
只有那倒落的菜色海報
鮮豔狼藉
落漆持撐了廢牆
撕裂重疊的招貼
還在爭論
你方我長
畫有京劇面譜
吸引了我
欣然一瞧
原是隔夜的腐朽卡拉OK
工具書架上
選被蠟燭腐竹和冬風強暴
並印上"MADE IN CHINA"

(後記：秋來初冬，路過墨爾本唐人街，雖是早上
十點已過，却冷冷像清晨.....)

K說這里曾賣過
"聯合文學"
詢問時回答說
"I DON'T UNDERSTAND YOU!"
只有對面江碑壁瓦
乃殘留誓做反暴力後"盾"
空語
想是
"六四"留下後遺症
驚悸
"中國博物院"
仍是張發黃
十九世紀掘金熱長辮子的傳說
算是
編遊遊客的好奇心.....
於一九九一·五·六日墨爾本

第十屆星座常年文學獎

初選作品

。詩。

- (傳說一九八九)楊熾
(沒有影子的)楊熾
(筆與筆頭)李莖
(與馬同奔)雁程
(山·月)雁程
(自你走後)藍波
(海的疑懼)李莖
(海與岩角之間)海與岩
(我曾經寫過詩)李莖
(天地怨怒)楊熾
(回首)彩蝶
(海邊紀事)李莖
(船的心情)楊熾
(風鈴)藍波
(記憶)楊熾
(放榜)螢火蟲
(青梅竹馬)螢火蟲
(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李莖
(二〇〇〇年，當風捲起沙塵滾滾)楊熾

-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李莖
(當世界不再真實)李莖
(尊嚴)足跡
(誰在夢囈)亞揚
(寫在六月島也路森林大火)桑木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中總統)李莖
(那夜我走過非法木屋)李莖
(石榴)藍波
(當夜殘紅)陳劍
(望北)陳劍
(來自地獄城市的人)彩蝶
(在那傾斜的季節)桑木
(當地球冷卻)足跡
(捉住餘輝)諾詩
(寂寞故鄉愁)諾詩
(岩石)諾詩
(想像)李裕娟

。散文。

- (走一路心裡的山明水秀)艾利
(花鳥序)楊熾
(往事與心事)亞揚
(風雨前)醉蝶
(浮萍記)小艾
(最愛)楚畔
(墳場的那口井)藍波
(失落)螢火蟲
(日落巴卡山)蓮前
(放逐了的)醉蝶
(一個午后)梁展翹
(永不實踐的願)AL
(不同的夜)小令

- (寄都市)志向
(月夜登景)雁子
(北風)白雲
(太陽照在吉蒂河上)黑岩
(過程)黑以
(隨想集)珈荷
(故事)王榆富
(蓮之組曲)李裕娟
(而日子還是要過)竹斯影
(想念你)楊欣彤
(四篇)螢火蟲
(生活小語)默思

。小說。

- (一塊二)鞠葵如
(藍白色的世界)艾利
(須落)精精
(五塊錢)藍波
(豬仔色的姑姑)珈荷
(解脫)采楓
(四季海棠)鑽石子/管子
(短暫的悲秋)六月
(歡慶)千里雲

留痕

美里 / 一人

直到那麼一天，那是個周末的
傍晚。
這是烈日最後的餘音。他這樣
告訴她。
她就接受下來。
地上的熱自她鞋底傳上來。
她緩緩地走着。心情照例尚盡
在盡個黃昏的沙土上。後來，她想
了好久，忽然有一種啓示，叫她以
另一種角度來看待一切。所謂被傷
的心，都會緩緩地沉下去。
呵——是。泪水擠出眶後，還
是會被風吹干，被太陽晒干的。以
前，她還不會如此相信。可是，現
在却真真地信了。其實，也不會算
太遲。
她發覺自己衣服的颜色像死了
的淡紫，漂漂蕩蕩很不實地出
現在細細的塵埃和黃昏暗淡的光
下。看起來是完全毫無生氣。
她在枝椏的一端看見閃電。她
知道這是下雨前的預兆。
原本她是可以放寬心情去面對
一切的。
只是她不願意這麼做而已。所
以，她並沒有去送行。
他不會需要的。她想。
那是青春年華逝去的發生的事
。而且是深深地震撼了她。
不過，她曉得，縱使昔日已經
像裂痕的花瓶一樣不再完整，她心
里依舊儲藏了很多的情感。他們說
像瓶里儲滿了水。
她却不擔心它們會完全都破裂
痕痕瀉出來。她尚存自我的。因為
。
她逐步，逐步收拾好心情。該
背負的感覺她已承受不少。是沒有
什麼不公平的了。
誰說不是呢？那一季亮亮麗麗
的日子，不正逐漸老去嗎？很久很
久的那時，那些說是又不是，說不
是又是的記憶，在話題纏個明明白
白時，她已經告訴自己唯有在傷痛
成長的，才是經得起日子後的艱難
的。
她開始感受到雨意。甚至她不
必抬頭也知道成串、成串的雨點一
定是在高空中彼此追趕。在上面的
一串追趕下面的一串，將它們推入
沙土里，然後自己再接受另一串雨
的壓迫。重覆又重覆，從不變律。

比起自己的心情，却幸運多了。
她有歇斯底里的感覺。只是，
他告訴她，不用經過很久，她可以
從後肩、擺擺首，以沒什麼、沒什
麼地帶過一切。
可以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在找到答案以前，她只能說沒
什麼。在找到答案以後，她也只能
說沒什麼。因為她已經可以明白從
失去中去等待另一些得到。
愚昧一陣后，她又學回了一點
點聰明。
聰明得令她不再相信陽光的笑
臉和昨天的風。
許多人老早就已經信過了。她
知道。
她小心地從階級上走下來。
走在街上，她想她最可憐。
路上的人都沒有同情她一點。
他們盡只顧他們的路。
其實，她也懂，是沒有一個人
會懂得用心來同情她的。
只有天空，落下一點點的雨滴
來帶她有一樣的心情。
也只是因為沒有人肯這樣做。
而她也可能只是擦肩而過的路
者。
她將逐漸被遺忘。
連誰也不懂得她，最好。
4點半，她掛了他的電話。
5點半，他又掛來。他要她出
去談談。但，她毫不留餘地的拒絕
了。
他問她為什麼，她說沒有為什
麼。
其實，不見他，是她為自己留
下餘地。
要回一點點自尊。
至少。
結果，她還是贏回了曾經失去
的自己。她想。
真的沒什麼。
他於是問她，今天會不會吹昨
天的風？她說不會。明天會不會吹
今天的風？她仍舊說不會。
她已經明白過來，凡事太過在
意，反而不好。像昨天的風吹過就
不再回頭就好了。
沒什麼，有的。
何足掛齒.....呢？
其實，她很堅強，什麼都給承
受下來。她甚至還掛着他的生
過得好不好。
她不以為是誰誰變了，却固
地相信是時間改變了一切。
她一直相信陽光能帶
如果陽光現在出現
會樂意為他寄上一
讓陽光一直都隨
叫他們都能好過

107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